

孔子研究院

中國孔子基金會／主辦

楊朝明／主編

孔子學刊

葉選平



第四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孔子研究院

中國孔子基金會／主辦

楊朝明／主編

孔子學刊

葉選平



第四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孔子學刊. 第4輯 / 楊朝明主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325 - 6961 - 8

I. ①孔… II. ①楊… III. ①儒家—叢刊 IV.
①B222 - 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173990 號

孔子學刊(第四輯)

楊朝明 主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惠頓實業印刷公司印刷

開本 787 × 1092 1/16 印張 18 插頁 2 字數 332,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2,050

ISBN 978 - 7 - 5325 - 6961 - 8

B · 833 定價: 56.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孔子學刊》編纂委員會

顧問 (按姓氏筆畫排序)

成中英 (美) 安樂哲 (美) 牟鍾鑒 杜維明 (美)

李學勤 周桂鈿 俞榮根 張立文

莊金蘭 晁福林 陳祖武 梁國典

湯一介 湯恩佳 蒙培元 劉大鈞

劉蔚華 霍韜晦 龐 樸

編委會成員 (按姓氏筆畫排序)

王中江 王鈞林 孔祥安 孔祥林 朱漢民

李存山 李宗桂 李紀祥 李景林 林存光

周海生 張文科 張學智 涂可國 高瑞泉

郭 沂 郭齊勇 陳 來 商孟華 梁 濤

舒大剛 彭 林 彭彥華 曾振宇 賴永海

楊春炳 楊朝明 廖名春 齊金江 劉振佳

劉 彬 劉續兵 鄭萬耕 韓 星 顏炳罡

主 編 楊朝明

副 主 編 齊金江

執行副主編 宋立林

編輯部主任 陳 霞

編 輯 陳以鳳 觀 古 陳金海 劉文劍

英 文 翻 譯 華靜靜

作者簡介

- 廖名春 湖南武岡人。歷史學博士。清華大學歷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 宋志明 吉林省吉林市人。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
- 張京華 北京人。湖南科技學院教授、湖南科技學院學報主編、湖南科技學院濂溪研究所所長。
- 郭萬青 山東寧津人。古典文獻學博士。唐山師範學院中文系講師。
- 胡耀飛 浙江德清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2011 級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研究生。
- 楊朝明 山東梁山人。歷史學博士。孔子研究院院長、研究員，兼任曲阜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後研究合作導師。
- 宋立林 山東夏津人。歷史學博士。曲阜師範大學孔子研究所、歷史文化學院講師，孔子與中國文化研究室主任；孔子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 周會民 湖北陽新人。海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國哲學研究所 2010 級碩士研究生。
- 閔春新 山東嘉祥人。曲阜師範大學孔子研究所、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後。
- 李贊贊 山東淄博人。曲阜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2011 級中國古代史專業碩士研究生。
- 孔祥軍 江蘇揚州人。歷史學博士。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淮揚文化研究中心、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 林存光 山東濟寧人。哲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 肖俏波 海南儋州人。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2011 級政治學理論專業

博士研究生。

王 青 山東泗水人。歷史學博士。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張韶宇 河北魏縣人。哲學博士。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四川大學博士後。

劉 潔 山東淄博人。博士後。現就職於中共淄博市委黨校。

楊兆貴 香港人。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博士。

劉 偉 河南靈寶人。哲學博士。安徽工程大學思政部講師。

孟繼新 山東泗水人。曲阜市文物局管理委員會資料研究室課題研究組組長，濟寧市政協特約研究員。

王漢岫 山東蒙陰人。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李 翠 山東泗水人。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目 錄

◆ 名家訪談

以文獻為根據理解孔子與儒學

——廖名春先生訪談錄 觀 古 整理 (1)

當代哲學視野下的新儒家與新儒學

——宋志明先生訪談錄 王衛松 整理 (8)

◆ 學術史譚

國學名義 張京華 (23)

經學名義 張京華 (39)

黃模《國語》校理淺析 郭萬青 (57)

楊倞及其行實綜考

——兼論《荀子注》的時代背景 胡耀飛 (77)

◆ 孔學探原

《孔子家語·弟子行》研究 楊朝明 (86)

“儒家八派”形成因緣考 宋立林 (110)

孔子“知天命”之本義及其途徑探索

——對徐復觀《釋〈論語〉“五十而知天命”》一文的再思考 周會民 (140)

◆ 儒經詮解

孫盛史作與《春秋》經傳 閔春新 李贊贊 (157)

萬斯大“經解”二種提要	孔祥軍 (168)
-------------------	-----------

◆ 儒史衡論

先秦儒家的道義論與參與式政治理念	林存光 肖俏波 (178)
“民之藁”與“民之表”：先秦儒家政治理念的一個變化 ——簡本《緇衣》考析拾遺	王 青 (194)
儒佛合流視域下的智旭易學之形上學發微	張韶宇 (201)

◆ 儒學與現代

董仲舒對宋伯姬的評論及其影響	劉 潔 楊兆貴 (209)
陸世儀的社會治理思想	劉 偉 (223)

◆ 闕里文獻研究

孔廟孔府碑刻瑣議	孟繼新 (237)
據曲阜漢碑刻論漢儒《春秋》學之得失 ——以獲麟、制作與禪讓為中心	王漢岫 (256)
民國初年孔教運動的縮影 ——“重修尼山聖廟之碑”研究	李 翠 (266)

Contents

◆ Interview with the Masters

Interpreting 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 on the ground of the documents

— The Interview with Mr. Liao Mingchun Editor: Guan Gu (1)

The Neo-Confucianism School and Its Thought under the Vision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 The Interview with Mr. Song Zhiming Editor: Wang Weisong (8)

◆ Academic History

The Comprehensive Elucidation on Sinology Zhang Jinghua (23)

The Comprehensive Elucidation on Confucian Classics Zhang Jinghua (39)

The Collation and Analysis of Huang Mo's *Guoyu* Guo Wanqing (57)

On Yang Jing and His Life Story

— Also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Note of Xunzi*

by Yang Jing Hu Yaofei (77)

◆ Probe into the Truth of Confucianism

The Research on *Family Sayings of Confucius • the Conduct of
Confucius' Disciples*

Yang Chaoming (86)

On the Formation Causes of the Eight Factions of Confucianism

Song Lilin (110)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Confucius' "Comprehending the Destin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Approaches to Realize It

— Rethinking on Xu Fuguan'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mprehending the Destiny at the Age of 50" written in The Analects*

Zhou Huimin (140)

◆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Sun Sheng's Historical Works and *Chunqiu* Yan Chunxin, Li Zanzan (157)

The Summary of Wan Sida's Two Classic Analyzing Works

Kong Xiangjun (168)

◆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The Pre-Qin Confucian Deontology and the Participatory Political Philosophy

Lin Cunguang, Xiao Qiaobo (178)

"Being Supervised by the Public" and "Setting a Good Example for the Public":
a Transition of the Pre-Qin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 By Analyzing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f *The Black Robe*

Wang Qing (194)

The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on Zhi Xu's Research on "Chang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bin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Zhang Shaoyu (201)

◆ Confucian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Age

Dong Zhongshu's Comment on Song Boji and Its Influence

Liu Jie, Yang Zhaogui (209)

Lu Shiyi's Thought on Social Administration

Liu Wei (223)

◆ Research on the Queli Documents

Discussion on the Stone Inscriptions at the Confucian Temple and the
Confucian Mansion

Meng Jixin (237)

On the Han Dynasty Confucian Philosophers' Study on *Chunqiu*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an Dynasty Stone Inscriptions at Qufu City

— Centering on Finding the Kylin, Writing Classics and abdicating

Wang Hanxun (256)

The Epitome of Confucianism Movement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 The Research on *The Monument in Memorial of Reconstructing
the Confucius Temple at Nishan*

Li Cui (266)

以文獻爲根據理解孔子與儒學

——廖名春先生訪談錄

觀 古 整理

整理者按：廖名春先生在經學、史學領域均有不凡成就，尤其注重出土文獻研究。第五屆世界儒學大會期間，本刊編輯部對廖名春先生進行了訪談。廖先生撥冗賜教，就傳世文獻與《論語》研究、新出文獻與經學研究、孟子與荀子之對比等幾個方面發表高見。訪談內容整理後，廖先生又加修正，現刊發於此，以饗讀者。

《孔子學刊》（以下簡稱“本刊”）：您認為研究孔子所要掌握的重要傳世文獻有哪些？

廖名春（以下簡稱“廖先生”）：當然首先是《論語》。要研究《論語》，目前有兩項重要的工作。第一項就是要出一個《論語》集釋，程樹德的有幾十年了，過時了一些。要做新的集釋，不是一兩個人可以完成的，需要國際合作。大陸和臺灣都有很多有關《論語》研究的文獻；韓國的《論語》文獻也非常多，古代有《經學集成·論語》，現代關於《論語》的書也有很多；日本的《論語》文獻也不少。現在要做一個好的《論語》集釋，不僅需要國內學者合作，也需要韓國、日本的學者參與。第二項是對《論語》作比較好的研究，雖然現在有很多這方面的學者，但是還沒有出現有代表性的成果。

再有就是《禮記》，裏面有很多記載和《論語》中的記載相關，只不過傳承不同，所以有時也會有所不同。過去有種比較流行的觀點，認為《緇衣》的作者是子思，其中“子曰”的“子”是指子思。我們讀《緇衣》，會發現裏面的“子曰”部分和《論語》中的好幾條都是相同的，為何說《緇衣》是子思之作呢？《緇衣》裏面的很多話就是孔子的，不僅《緇衣》，整部《禮記》都如此，“子曰”本來就是孔子的話。《禮記》並非漢代的偽造，而是先秦流傳下來的，淵源有自，很多地方保存了孔子言行的原貌。

此外，《史記》也很重要。司馬遷關於孔子的記載基本正確，如果沒有很强的證據

就否定司馬遷的記載，是要出大問題的。比如孔子與《周易》的關係，司馬遷講得非常清楚，但以前有些人不相信，因為“五十以學易”有異讀。現在也有很多人還在爭論這個問題，八角廊漢簡出來後，確實是“亦”字，但是這又能說明什麼問題呢？在帛書《要》篇裏面，孔子與《周易》到底有無關係已經很明顯了，很多人還在爭論這個問題，就毫無意義。假如說《史記》中記載的個別學生年齡有誤差，這是可能的，但基本事實不會有太大出入。

本刊：您對於《論語》做過哪些研究？

廖先生：已經寫了十來篇文章，大概還有一二十篇要寫。大家對於《論語》有太多誤解。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話，很多人認為這是孔子愚民思想的體現。孔子是個搞教育的人，怎麼會主張“不可使知之”？荀子說“鑊而舍之，朽木不折”，《大戴禮記》裏是“朽木不知”，“折”與“知”在先秦文獻中通用的例子比較多，所以“不可使知之”也就是“不可使折之”，只能引導，不能用暴力去折服。郭店簡《尊德義》說的是“民可使道之，不可使智之”，下面說“民可道也，而不可強也”，“不可強也”是解釋“不可使知之”的，就是不可強迫。這句話表現的並非孔子的愚民思想，而恰恰是民本思想。

“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句話，以前理解為早上知道了真理，晚上死去也可以。這樣理解的話，孔子便是以追求智為第一要務。然而智在他那裏是第二位的，尊德性才有道問學。孔子是推銷他的道，不是去求道。如果說的是求道的話，那孔子早就可以死了，孔子掌握了道，但是要說服君主接受他的道，以前的理解都是錯的。諸葛亮《出師表》說“不求聞達於諸侯”，聞和達是同義詞，聞道是達道、實現道的意思，早上實現了理想，那晚上就可以死了，這理想便是王道、仁政。類似的誤解還是有很多的，需要做深入研究。

本刊：您能否舉例說明一下出土文獻在儒學研究中的價值與作用？

廖先生：可以說這些年來的出土文獻，為我們研究孔子打開了一扇大門，提供了很好的材料。上博簡現在出了八本，與傳世文獻密切相關的有《孔子閒居》、《緇衣》、《武王踐阼》等，另外至少還有八種直接與孔子有關且早已失傳的文獻。第一冊中的《孔子詩論》，內容豐富，為我們研究孔子提供了很多新材料，比如對於文王為何得天命，孔子就有非常精彩的講法。第二冊中有《魯邦大旱》，記載孔子與子貢的分歧也很有意思，《子羔》篇討論三代的地方也很有價值。第三冊的《中弓》篇也很長，內容豐富，有很多話可以和《論語》對接，對於研究孔子和仲弓，都是非常好的材料。第五冊的《季庚子問於孔子》，關於德與刑的地方，《君子為禮》中孔子與顏淵的討論，特別是關於四勿之教的部分，都很重要。還有第六冊的《孔子見季桓子》，很長，但整理得不

好；第八冊裏有《顏淵問於孔子》，好多地方也沒有讀通。現在的問題是怎麼把簡排列好，把字認準確，上博簡有很多殘缺，給我們的理解帶來很多困難。反過來說，我們若消化了這些材料，對我們研究孔子是很重要的。我打算寫個《孔子傳》，但是先要把這些都消化，是個很大的系統工程。

還有郭店簡也很重要，《語叢二》、《語叢三》引用了一些《論語》的話。此外，《唐虞之道》、《窮達以時》，我以前就認為記載的是孔子的話，但有很多人不是這麼認為。為什麼說是孔子的話？因為傳世文獻與之相對應的地方記載的都是“孔子曰”，別的文獻中經常引用孔子的話，而這兩篇文獻中沒有引用，與《荀子》等記載孔子的話很相近，所以很可能全篇是孔子的話。郭店簡雖然不多，但也很重要。

清華簡的第一冊與《尚書》關係很大，讀其中的《咸有一德》（《尹誥》）就知道現存《古文尚書》中的《咸有一德》肯定是後人偽造的，因為後者談話的對象都不對，對題目“咸有一德”的理解也不行。看看上下文，《咸有一德》是講君主不能獨佔好處，要與臣子和老百姓共有，這樣才能得到大家擁護，說到底還是民本思想。先秦的《尚書》，內容是很廣泛的，伏生當時只背下了一部分，很多篇章他沒有背出來，還有很多逸書，有一些保留在《逸周書》裏面。《逸周書》篇幅甚多，內容豐富，應該重視。出土文獻中有與《逸周書》相關的部分。其他不相關的也應該重視起來，這樣就激活了以前我們不重視的文獻。

本刊：清華簡中是否有關於《樂經》的內容？

廖先生：應該說先秦是有《樂經》的，馬王堆帛書裏面多次講到詩、書、禮、樂，詩、書都是書名，為何到樂就不是書名？肯定也是。同樣，郭店簡中也提到六經，其他五經都是書，樂肯定也是書。《樂經》失傳了，所以很麻煩，《樂記》裏面肯定有些東西與《樂經》有關。清華簡裏有關於樂的部分，到底多大比重，以及是不是《樂經》都很難說。上博簡裏面關於樂的部分也是這種情況，因為我們沒見過《樂經》，無法斷定，但是古代肯定是有《樂經》的。現在一般人看古琴的琴譜，也都看不懂，《樂經》說不定就是類似的東西。

本刊：新出文獻對《詩經》研究有何啟示？

廖先生：關於上博簡《孔子詩論》，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詩無詖志，樂無詖情，文無詖言”中的“詖”字，學者多解釋為“隱”，得到了廣泛認可，但這是不對的。如果“詖”是“隱藏”的話，那這句的意思是什麼話都可以講，這是不對的。我覺得應該把“詖”字訓為“忤”，也就是“悞”。“悞”與从“文”之字相通的例子很多，“悞”就是亂。“詩無詖志”是說詩不能有昏亂之志；“樂無詖情”是說樂不能有昏亂之情；“文無詖言”是說文不能有昏亂之意。孔子為何反對鄭衛之音？因為它越過了禮的界限。孔子是

不可能說樂無隱情的，如果不懂儒學，把握不住孔子的思想性格，那考釋的時候就會出問題，方向就錯了。“瑟”訓為“悁”就好講了。詩也好，樂也好，文也好，都要接受禮儀的規範，不能越禮。這個道理在《論語》中也有表現：“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言志”不是儒家特有的，這個大家都可以講，但是說“思無邪”，這就是儒家特有的觀點。

《孔子詩論》中說：“《宛丘》，吾善之。”“《宛丘》曰‘洵有情，而無望’，吾善之。”對《宛丘》這首詩，孔子兩次表示讚賞。以前我們都把“洵”字解釋為確實，現在看來這個理解也是有問題的。通過清華簡，我們知道，講到五行相“尅”的時候，用的是“洵”字。在《宛丘》這首詩中，“洵”字也當是“尅”的意思，“洵有情兮”就是尅制自己的情感，“而無望兮”，就是不妄為。如果把“洵”字解釋成確實，那還是孔子嗎？要真正讀簡是很困難的，要經過縝密的思考，經過很多年的努力，才可以把一段話讀通。《孔子詩論》中確實有非常豐富的東西，但我們解釋這些東西一定要講邏輯。

《詩經》裏面的很多東西，我們現在的理解都有問題。比如《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現在一般把最後一句解釋成放在大路旁。其實，置是廢置，就是被廢置在路旁，下面才講“我馬虺隤”、“我馬玄黃”等，本來是講仕途險惡的意思。《詩經》裏面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研究，我們對詩篇的背景不清楚，“五四”以來，都從通俗的路子上去理解，很多講法都是不可信的。《詩經》中的一些篇章來源於民歌，這沒有問題，但作為儒家的教材，便是有目的的。孟子說“《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本有百姓藉以譏刺政治、天子藉以觀察民情之作用，這種制度消失以後，各國的史記就出來了，以此來褒貶時政。詩也是褒貶時政的，王權衰落後，詩的這個作用就沒有了，諸侯國的史官通過修史書來褒貶時政，和詩的作用是一樣的。《詩經》中的很多東西與政治有關，我們把《詩經》僅僅看成民歌是有問題的。出土文獻也支持這種看法。

本刊：帛書《易傳》提到水、火、金、土、木五行，先生如何看待五行說與儒家的關係？陰陽五行在儒學中有何地位與意義？

廖先生：嚴格來說，五行是《洪範》裏面的，應該是箕子的東西。周人主要是講陰陽，《洪範》以外，《周書》裏面就沒有講五行了，所以五行與陰陽應當有不同的來源。但是後來，特別是到漢代的時候，就把五行和陰陽融合起來了。五行不如陰陽，陰陽的形象性與概括性比前者更強，因為很多東西用陰陽好解釋，比如氣候的變化，陽氣強時天氣熱，陰氣強時天氣冷，這是很明顯的，但是用五行就不好解釋，容易機械化。戰國時代的鄒衍搞五行，嚴格說來，在思想上沒有多大創造，把五行相生相尅之說引入政治學領域，有很多東西是很荒謬的。我覺得陰陽學說在儒學裏面的張力比較大，

五行就比較麻煩，理論上有為難的地方。

孔子基本就沒有講過五行，在比較可信的材料裏面，沒有孔子講五行的記載，《論語》裏面就沒有。五行起源當然很早，但是被儒家特別是先秦儒家採用，則不能很早。帛書《要》篇提到過，當然也可以說裏面的五行很有可能是後人糅合進來的，而且即便如此，孔子強調的重心也是在陰陽：“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盡稱也，故為之以陰陽；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盡稱也，故律之以柔剛。”五行不行，要用到柔剛，孔子認為柔剛的概括力要強一些，即使講到五行，那也沒有看得很重要，柔剛就是陰陽，比五行更重要。

思孟學派的《五行》篇所講的五行，也超出了金、木、水、火、土的範圍，講到仁、義、禮、智、聖了，講這些和陰陽一樣，實際上已經提升了，道德化了，肯定是對原來金、木、水、火、土五行不滿，所以加以提升。

本刊：東漢以來，《周易》為何由第五位變為衆經之首？現代有學者認為《周易》為儒家與道家共同的經典，您覺得《周易》與道家有關嗎？

廖先生：《周易》跟道家肯定有關係，但有關係是後來的事情。道家與儒家各有各的經典，道家講到《周易》，相對來說要晚一些。儒家從孔子起就對《周易》有系統的論述，當然儒家內部也有爭論，道家很少談到《周易》。陰陽學說是一種背景知識，各家都有，陰陽不是哪一家獨有的，《周易》講陰陽，道家也接受。

《易》本為卜筮之書，但成為《周易》後，就不是卜筮之書了。文王作《易》，暗含了他自己的東西，為何要借助《易》呢，因為容易傳播，容易被接受。文王拘羑里，公開講這些東西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把思想隱藏在《周易》裏面，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文王說得太高級、太深刻，一般人接受不了，大家容易接受的還是卜筮的部分。孔子用經書還不是他的選擇，可能來源於傳統，儘管是傳統，但孔子早年對《周易》不感興趣，為何到了晚年就感興趣了？

《左傳》昭公二年，講到韓宣子到魯國大史這裏來，結果魯大史給他看了兩部書：一是《易象》，一是《魯春秋》，這兩部書都和周公有關，能反映周公的思想，所以韓宣子非常讚賞。這裏的《魯春秋》就是“不修春秋”，孔子後來做了整理工作。《易象》也不是一般的《易》，用《周易》算卦，晉國人習以為常，韓宣子看到怎麼會興奮呢？《易象》應該是解《易》的書，其中可能講到了《周易》與周公的關係，所以韓宣子由此知道了“周之所以王”的原因。

韓宣子講這些話的時候，孔子還很小，孔子晚年歸魯整理文獻的時候，可能看到了這些東西，所以重修了《春秋》。對於《周易》有沒有做過工作？也做過，估計他看了《易象》，意識到周公之德之後，其易學觀就改變了，因為孔子崇拜周公。孔子晚年研

《易》，和子貢還有不少辯論。這就說明孔子對經書有個認識的過程。我們現在講六經，把《周易》和《春秋》放在最後，《春秋》是孔子晚年修訂的，《詩》、《書》、《禮》、《樂》早就修了，所以把《春秋》放在後面，《周易》為何也在後面？因為孔子晚年才研習。

但是後來班固為何又把《周易》放在前面？估計和帛書《要》篇講到的有關，孔子認為《周易》要重於其他五經，《尚書》有漏洞，孔子不滿意，而《周易》很精密，陰陽思想涵蓋力很強，六十四卦也沒有漏洞，所以，孔子認為《周易》高於羣經。六經的兩種排序都有道理，儒家內部有兩派，一派像子貢一樣，肯定《詩》、《書》、《禮》、《樂》，不重視《易》、《春秋》；但是接受了孔子晚年思想的人，就把《周易》放到第一位了。帛書《要》篇說得非常清楚。

本刊：您如何看待孔子與巫史的關係？

廖先生：孔子早年重視人道不重視天道，晚年對天道也重視起來，孔子學說由實到虛，有個昇華過程，不是從來就如此的。晚年經歷得多了，形上的東西就多一些，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可見孔子早年是不喜歡空談這些東西的。現在很多人都講孔子與巫史的關係，從李澤厚開始就這麼講，其實是錯的。孔子不是巫史；相反，他革了巫史的命。我們從《要》篇裏面就看得很清楚，他瞧不起巫史。現在一些人講儒家，只看到巫史的東西，完全搞錯了。

孔子繼承了理性傳統，本來不信神，孔子說“祭神如神在”，說明是不相信的，很多人就講倒了，認為孔子還信神。當時社會普遍信神，一個人是無神論的話，在社會上無法生存，“君子以為文，小人以為神”，君子明明知道神不可信，但他要“文”，要迎合眾人，其實孔子也是這種思想。很多人對孔子的理解有問題。比如《周易》，孔子將其往德性方面發展，也是這個路子。孔子對很多東西的解釋，都是基於理性。“夔一足”，有人說夔只有一隻腳，但是孔子說，只要有夔一個人就够了。類似的例子有很多。很多人從巫史傳統上找儒家起源，完全是本末倒置。孔子認為巫不如史，史不如君子，其實這個理性傳統從文王就開始了。

本刊：您如何看待荀子在儒學傳承中的地位，尤其是相對於孟子？

廖先生：孟子、荀子有各自的長處，也有各自的短處。孟子在儒家裏面很重要，主張思想解放，挑戰性很強，但很多東西缺乏科學性，情緒化很強，有很多東西靠不住。荀子的東西很實在，激情比不上孟子，但在傳經方面強於孟子。當然孟子也有他特別的意義，尤其對於現實來說，孟子強調民本，而且有些思想不只是民本，根本就是民主思想。民本是不能反對君主的，但孟子的很多話是反對君主的，民本思想君主能接受，但民主思想，君主是不能接受的。而且這一點在現在的中國有他特殊的意義，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荀子》中也有這樣的話，但沒有《孟子》那樣突出，荀子也講“從